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第十回 東京陳百戲 北海起三山

詞曰：日食三餐，夜眠七尺，所求此外無他。問君何事、苦苦競繁華？試想江南富貴，臨春與結綺交加。到頭來，身為亡虜，妻妾委泥沙。何似唐虞際，茅茨不剪，飲水衣麻。享芳名萬載，其樂無涯。歎息世人不悟，只知認、白骨為家。鬧烘烘，爭強道勝，唯識眼前花！——調寄《滿庭芳》

卻說宇文愷與封德彝領了造離宮的旨意，在江都一帶地方，騷擾的郡縣煩疲，人民愁苦。道路上日夜聞呼號之聲，不是搬磚，就是運木。宇文愷猶嫌遲緩，與封德彝商議，又於東京點出二百員官吏，分頭催督。地方如有遲延，便指名參奏處死。苦的郡縣官員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起初只有點精壯人夫做工，後來點完了不夠，只得將老老幼幼，婦人女子，都點了來搬泥運土；任是窮鄉下邑，也無一人得免。精壯的還打熬得幾日，可憐那些老幼婦女，如何受得這般苦役！不兩日便死了無數，再兩日又死了無數，不月餘，死亡的填街塞巷，到處哭聲不絕。郡縣官看了，傷心慘目，無法區處；只得叫百姓就將裝木料的車輦，先將屍骸載到荒郊野外去埋。怎奈死亡相繼，埋了一發，又是一發。可憐東至成皋，北至河陽，這一路上抬屍骸的與抬木石的，相伴而行。正是：

從來土木傷民命，不似隋家傷更多。
道上死屍填作路，溝中流血漾成河。
哭聲遍野何時絕，怨氣冲天不可磨。
試問築成宮館後，君王玉輦幾經過？

宇文愷與封德彝日夜坑民，起造宮館不題。卻說煬帝自到顯仁宮，車駕便日日在東京遊幸。花如錦繡，酒若滙河，真個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說不盡君王的行樂。原來隋家天下，虧了文帝節省之功，各處皆兵精糧足；君臣又勵精求治，故外國的胡夷，畏威懷德，年年納貢，歲歲來朝。這一年諸國差來的酋長，曉的煬帝在東京受朝，便一個個都到洛陽來進貢。煬帝見各國來朝，心中大喜。欲要誇張富貴，暗暗傳旨：不論城裡城外，凡是酒館飯店，但外國人來飲食，俱要將上好酒餚供他，不許取錢。又命有司將御街上的木，都以錦繡結成五彩。端門街一帶，俱要嬌歌豔舞，盛陳百戲，使外國見天朝的富勝。百官領旨，真個在端門街上，搭起了無數的錦篷，排列了許多的繡帳。令眾樂人，或是蠻歌，或是隊舞。有一處裝社火，有一處踩高樁；有幾個舞柘板，有幾個擲百戲。滾繡球的團團而轉，耍長竿的高入青雲。軟索橫空，弄丸夾道，百般樣的伎巧，都攢簇在五鳳樓前。雖不是聖世風光，倒也熱鬧好看。御街上的遊人擁擠不開。真個是：

樓前百戲競爭新，傀儡當場妙入神。
柳外謾誇台閣好，花前還有舞蠻人。

外國人一一看了，都驚訝道：「中華如此富麗，真天朝也！」三三五五，成群遊賞。也有到酒肆中飲酒的，也有到飯店中吃飯的，拿出來都是美酒佳餚。吃完了與他錢時，都說道：「我們中國豐饒，這些酒食，都是不要錢的。」外國人都歡喜道：「原來中國的風俗，這等有趣！」便來來去去，酒飲了又飲，飯吃了又吃。這幾個醉了，那幾個又來；那幾個飽了，這幾個又到。就如走馬燈一般，不得個斷頭。煬帝在端門樓上，聽見外國人欣羨中國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要得這些外國人甚暢。」誰知外國人倒恣心觀覽，落得受用。游了兩日，煬帝暗暗差人問道：「汝外國亦有中華這等富盛麼？」只見外國人有幾個狡猾的出來答道：「俺們外國雖無這樣富盛，卻都飽食暖衣，不像中國有沒衣穿的窮人。」隨將手指著樹上的彩緞說道：「這東西，舍與那些窮人穿穿也好，拴在這樹上何用？」說罷，大家都嘻嘻的灑笑而去。差人報知煬帝，煬帝大怒道：「外國焉敢譏諷天朝？」便要殺這些外國人。眾官慌忙勸道：「外國跋遠而來，若因一言不遜，便將他殺了，只道陛下無容人之量，恐阻他們向化之心。」煬帝憤怒半晌，方才准奏。遂傳旨，賜宴一概遣歸。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感之曰：

曾聞修德遠人來，未見此朝只逞財，
可惜東京好風景，卻將飲食與人情。

煬帝受朝之後，心愈滿，志愈驕。不多時，又將一所顯仁宮游厭了。遂命駕還西京。回到宮中，蕭後接住說道：「陛下在顯仁宮，遊覽甚暢，亦念妾深宮寂寞否？」煬帝道：「朕豈不思與御妻同樂，但恨路遠，往來不便。」蕭後道：「這般說，則妾再不能到東京矣。」便慘然不樂。煬帝道：「御妻休惱，這有何難！東京顯仁宮，不過是幾間宮殿，無什好處，朕已厭游。明日在顯仁宮旁邊選一塊寬大地方，另造一所苑囿，朕與御妻，索性遷到東京，朝夕遊賞，有何不可！」蕭後歡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陛下之恩不淺。」遂排宴與煬帝接風。二人歡宴了一夜不題。次日煬帝坐在便殿中，宣虞世基商議道：「顯仁宮雖則華麗，不過是高房大殿，只好朝接四方；若論遊覽，畢竟還是有山有水，或亭或榭方妙。朕嫌西京太樸，欲遷都東京。須另造一所苑囿，以備宸游。內中要疊石為山，鑿地為湖，可以泛舟而嘲風弄月，可以著屐而飲酒賦詩。朕萬機之暇，與卿等暢游其中，亦是快事。卿可到彼，選擇勝地，專督其事。」虞世基奏道：「造苑以寓苗，乃天子盛事。愧臣菲才，恐制度不足以當聖意。」煬帝道：「卿才足勝此任，不必過謙。」

虞世基領旨而出，隨往東京來選擇地方。周圍踏看，唯有城西一帶，寬廣空闊，可以起蓋。遂丈量了大小，看定了形勢，回奏煬帝道：「臣選得顯仁宮西一塊基址，地勢豐厚，盡堪起造苑囿。若將上面民房拆去，周圍足有二三百里寬闊。」煬帝道：「如此寬闊，何以製造？」虞世基道：「以臣愚見，南半邊可分東西南北中，挖它五個湖，每湖要方圓十里，四圍盡種奇花異草；湖旁開幾條長堤，堤上百步一亭，五十步一榭，兩邊盡要桃花夾岸，楊柳分行，再造些龍舟鳳舸，以備宴游。向北這半邊地勢寬曠，可掘一個北海，周圍要四十里為圓，鑿渠與五湖相通。海中間夷造三座山：一座蓬萊，一座方丈，一座瀛洲，就像海上的三神山一般。山上多造樓台殿閣，四圍掩映；山頂要高出百丈，東京的箕山、潁水，便可一覽而盡；又可以回眺西京，又可以遠望江南。湖海交界中間，卻造正殿。海北一帶，可委委曲曲鑿一道長渠，引接外邊的河水，隨灣就灣，俱要紮回婉轉，曲通於海。傍渠勝處，便造一院，一帶可造十六院，院中俱填實美人，以備灑掃。臣鄙見若此，伏乞聖旨裁定。」煬帝聽畢，撫掌大喜道：「卿之調度，井井有條，深得朕心矣。卿可先去，火速蓋造，朕隨即遷到東京，以觀落成。」虞世基道：「乞賜一名，以便號召天下。」煬帝道：「地方就在顯仁宮西邊，就叫做西苑罷。其餘湖院候蓋完了，朕再製名。卿可盡心竭力，務要精麗，不得苟簡，以辜朕望。」虞世基領旨，隨即會同各有司先將地上的民房拆毀。也不論是田是地，也不管種桑種麻，一概俱著人夫鋤去。可憐這二百里內的居民，就如遭水淹火燒一般，好好的一個家當，就盡行沒了，只得抱男攜女，哭哭啼啼，各處去逃生。

虞世基就如秦始皇築長城，先叫人打起這二百里苑牆；又如夏禹王治水，又叫人掘了這五個湖，一個北海，一條長渠。又像五丁力士開山，又像女媧氏煉石補天。海中又叫人一簣簣，堆起了三座大山，苑當中又造起一座大殿，渠旁又造了十六所宮院，四下裡又造了千百間的樓閣亭台，湖海中又制了無數的龍舟鳳舸。苑牆上都以琉璃作瓦，紫脂泥壁。五湖北海，俱以青石剝岸；長渠澈底，俱以五色石徹成。清泉映帶，水面上俱漾成五彩。三神山，都用長峰怪石疊得嶙峋峭嶮，就像天生的三座石山，一毫不似人力築成。台榭盡是奇材異料，金裝玉裹，渾如錦繡裁成，珠璣造就。無一事一物不是窮天下之美。又傳敕令：各郡縣地方，凡有花木禽魚，俱要進貢至京。不幾時，普天下的奇花異草，走獸飛禽，都從驛地裡獻入東京。就是西京上好之物，也都移來。把一個西苑填塞的桃成蹊、李列徑，梅繞屋、柳垂堤，仙鶴成行、錦雞作對，金猿共嘯、青鹿交遊。就像天地間開闢生成的一般，只苦了四方的百姓，拖累的骨血淋漓。這一場土木之工，也不知耗費多少錢糧，也不知坑害多少性命，方得完成。虞世基造完了，便表請煬帝親臨來看。原來煬帝為人性急，此時已同蕭後帶後宮妃妾，遷到東京，專等西苑功成。這一日正在顯仁宮與蕭後看花飲酒，忽見虞

世基來請，滿心歡喜，便撇了蕭後，飛輦到西苑來看。到得苑中，只見五湖蕩漾，北海汪洋，三神山佳氣嶙峋，十六院風光淡爽。各處俱製造得精美富麗。真個是九州仙島，極樂瓊宮，不似人間富貴。怎見得？後人有詩單道之五湖之妙云：

五湖湖水碧浮煙，不是花圍便柳牽。
常恐君王過湖去，玉簫金管滿龍船。
又有詩單道這北海之妙云：
北海涵虛混太空，跳波逐浪遍魚龍。
三山日暮祥雲合，疑有仙人咫尺逢。
又有詩單道這山之妙云：
三山萬疊海中浮，雲霧縱橫十二樓。
莫訝移來人世裡，若無仙骨亦難游。
又有詩單道這長渠之妙云：
逶迤碧水繞長渠，院院臨渠花壓居。
不是宮人爭鬥麗，要留天子夜回車。
又有詩單道這樓台亭榭之妙云：
十步樓台五步亭，柳遮花映錦圍屏。
傳宣半夜燒銀燭，遠近高低燦若星。

煬帝一一看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此苑造得大稱朕心，卿功不小。」虞世基奏道：「此乃陛下福德所聞，天地鬼神效靈，小臣何功之有？」煬帝問道：「五湖十六院，可曾有名？」虞世基道：「微臣焉敢擅專，伏乞陛下裁定。」煬帝遂命駕到各處細看了，方才一定名。你道俱是何名？

東湖，因四週種的都是碧柳，又見兩山的翠微與波光相映，遂命為翠光湖。
南湖，因有高樓夾岸，倒射日光入湖，遂名為迎陽湖。
西湖，因有芙蓉臨水，黃菊滿山，又有白鷺晴鷗時時來往，遂名為金光湖。
北湖，因有許多白石若怪獸，高高下下，橫在水中，微風一動，清沁人心，遂名為潔水湖。
中湖，因四週寬曠，月光照人，宛若水天相接，遂名為廣明湖。
第一院，因南軒高敞，時時有薰風流入，遂名為景明院。
第二院，因有朱欄曲屈，回壓瑣窗；朝日上時，百花嫵媚，遂名為迎暉院。
第三院，因有碧梧數株，流陰滿院；金風初度，葉葉有聲，遂名為秋聲院。
第四院，因將西京的楊梅移入，開花若朝霞，遂名為晨光院。
第五院，因酸棗邑進玉李一株，開花雖白，麗勝霞彩，遂名為明霞院。
第六院，因有長鬆數株，俱團團如蓋，罩定滿院，遂名為翠華院。
第七院，因隔水突起一片石壁，壁上的苔痕縱橫，就如天成的一幅畫圖，遂名為文安院。
第八院，因桃杏列作錦屏，花茵鋪為繡褥，流水鳴琴，新鶯奏管，遂名為積珍院。
第九院，因長渠中碎石砌底，簇起許多細細的波紋；日光一映，都射入簾櫳之內，連枕簟上都有五色之痕，遂名為影紋院。
第十院，因四週都是疏竹環繞，中間卻突出一座丹閣，就像鳳鳴一般，遂名為儀鳳院。
第十一院，因左邊是山，右邊是水，取樂山樂水之意，遂名為仁智院。
第十二院，因亂石疊斷出路，唯小舟緣渠方能入去，中間桃花流水，別是一天，遂名為清修院。
第十三院，因種了許多樹，盡以黃金布地，就像寺院一般，遂名為寶林院。
第十四院，因有桃蹊桂閣，春可以納和風，秋可以玩明月，遂名為和明院。
第十五院，因晚花細柳，凝陰如綺，遂名為綺陰院。
第十六院，因有梅花繞屋，樓台向暖，憑欄賞雪，了不知寒，遂名為降陽院。
長渠一道，逶迤如龍，樓台亭榭如鱗甲相似，遂名為龍鱗渠。

海中諸山，及各處亭台，煬帝都一一品評，定了名字。虞世基奏道：「這五湖十六院，得陛下敕賜了佳名，更覺增勝；但每院中須得宮人百名，美人二十名。陛下常時寵幸的有爵夫人一位，掌管院事，陛下幸臨，方才有人承應；若沒有宮人美女，陛下遊覽時，如何得興趣？」煬帝大笑道：「若不要與佳人行樂，要此山水樓台何用？卿不須慮，數月前，朕已差許廷輔往選矣，想不日可至也。」虞世基道：「陛下舉動，何其神速！」煬帝笑答：「及時行樂，安可緩耶！」虞世基道：「美人既選，則苑中百事俱備矣。」煬帝道：「苑中百事雖備，還有苑外這條御道，高低傾仄，乘輿不便往來。卿何不一發收拾好了，以奏全功。」虞世基道：「大功已成，這條御道，不過一二里，有何難哉！既奉明旨，不一月即當告竣！」煬帝大喜，遂賜宴留飲，只吃到日暮方散。煬帝比及到宮，許廷輔已選有千餘美女，都紛紛的獻入宮來。煬帝仔細一看，見個個都是欺桃賽杏的容顏，笑燕羞鶯的模樣，喜得滿心亂癢，無處去撓。隨同蕭後尖上選尖、美中求美，選了十六個形容窈窕、體態幽閒、有端莊氣度的，封為四品夫人，就命分管西苑十六院事。又選三百二十名風流瀟灑、柳嬌花媚的，充作美人；每院分二十名，叫她學習吹彈歌舞，以備侍宴。其餘或十名，或二十名，或是龍舟，或是鳳舸，或是樓台，或是亭榭，都一一分散開了。又於後宮中發了無數的宮人，到西苑來湊用。用升太監馬守忠為西苑令，叫他專管出入啟閉。不一時，將一個西苑內填塞的錦繡成行，綺羅逐隊。那十六院夫人，既分了宮院，一個個都思想要君王寵幸，在院中盡鋪設起琴棋書畫，打點下鳳管鸞笙，恐怕煬帝不時遊幸。這一院燒龍涎，那一院就蒸鳳腦；前一院唱吳歌，後一院就翻楚舞；東一院作金釧玉脣，西一院就釀仙液瓊漿。就像石崇與王吉富一般。各院中爭華競靡，百事安排，只博的煬帝臨幸時，一刻喜歡；再一次便就厭了，又要去翻新立異。正是：

宮中行樂萬千般，只博君王一刻歡。
終日用心裙帶下，江山卻送別人看。

十六院夫人，爭尚華侈不題。卻說虞世基領了開御道的旨意，便糾集工匠，連夜開修。這條御道，自顯仁宮開起，直開至西苑，有一二里遠近，四五丈開闊。先以黃泥填實，又將石灰鋪平。上面卻將白石砌面，石上都細細鑿了蟠龍舞鳳的花紋；又將青石鑿成欄杆，列在兩邊；欄杆外部種參天的長板高柳，一路上翠碧交加，陰陰森森，其實可愛。又在半中間蓋一所四方八面的駐蹕亭。將到西苑，又造一座迎仙橋；一路樹裡面，又造許多營房，與侍衛的軍士們歇宿。因恐怕煬帝不時遊幸，軍士們晝夜俱不放還。那些宮旗禁，從綠樹影裡飄漾出來，紅飛彩映，繡簇朱翻。真個是：

紅旗夾道迎仙掌，綠樹分行引紫微。
莫道五雲才咫尺，君王行處六龍飛。

御道開完，虞世基便請煬帝來看。煬帝見了，滿心快暢道：「非卿高才，如何得一一稱朕心！合當以美官酬卿之勞。」遂命加升虞世基為翰林院大學士。虞世基辭謝道：「此皆奉陛下之命，微臣不過效犬馬奔走之功，焉敢受此大位！」煬帝道：「不必推辭，朕還有事與卿商量，不知卿可能為朕出力？」虞世基道：「陛下有何事命臣，臣雖非才，願效一得之愚。」只因君臣這一商量，又不知費天下多少錢糧，害天下多少性命！這正是：

得隴還思蜀，為君復望仙。
要人心滿足，除是蓋棺年。